

《人物》编辑部 编

泥土之魂

「农民之子」系列图书·艺术家

人民出版社

《人物》编辑部 编

泥土之魂

「农民之子」系列图书·艺术家

责任编辑:刘振声
装帧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任宗英 马 杰
责任校对:吴志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泥土之魂/《人物》编辑部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
(“农民之子”系列图书)
ISBN 7-01-002212-7

I. 泥…
II. 人…
III. 艺术家-生平事迹-中国
IV. K825.7

泥土之魂

NI TU ZHI HUN

《人物》编辑部 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25

字数:13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01-002212-7/K·473 定价:10.60 元

编者寄语

巍巍昆仑望不断，滔滔黄河流不尽。

多少世纪以来，神州这片古老的土地，养育着中华民族，养育着炎黄子孙。在这片土地上辛苦耕耘的千千万万农民，一代又一代……历史诉说过许多关于农民的故事，或金戈铁马，或仰天长啸，或苍劲悲怆，或深沉徘徊……但他们最终也没能走出土地。

在新的时代、新的时期，中国农民的后代，义无反顾地走出土地，历经艰辛、探索，勇敢进取开拓，表现出超越历史的风采：

他们走出老屋，用辛勤的汗水浇灌乡镇企业之花，造福一方，实现了“去太阳那里背金子”的梦想，成为新一代实业家。

他们认识生活，拥抱生活，用五彩的笔，描绘神州大地的历史变迁，推出无愧时代的作品，成为作家。

他们坚毅地闯入艺术之宫，启动灵感，尽情展示自己的才华，成为艺术家。

他们在运动场上，龙腾虎跃，忘我拼搏，屡夺金牌，让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云天，成为体育明星。

他们从乡间小路走向神秘的科学殿堂，夜以继日，苦心钻研，推出一个个举世瞩目的科研成果，成为科学家。

他们带着祖辈的执著追求，深入人文社科领域，潜心研究，让中华民族文化重现辉煌，成为学者。

他们在香港，在台湾，在海外，一切从零开始，惨淡经营，创造财富，成就了为之奋斗的事业，成为著名的实业家。

壮哉，农民之子！

农民之子升华了！

他们用实实在在的光辉业绩，令人信服地改变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形象，骄傲地告别历史，走向未来。他们身上展现出新的时代精神、时代品格，令人兴奋，令人向往，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农民之子，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这套“农民之子”系列图书，目前先出版七卷，即科学家、社科学者、艺术家、作家、体育明星各一卷，海内外实业家两卷。这套书精选精编，内容厚实，底蕴丰富，情节起伏跌宕，人物栩栩如生，语言亲切可读。打开此书就像走入农民之子的多彩画廊，让人敬佩不已，目不暇接。如果此书能给读者带来一点欣喜、一点启迪，那我们将感到十分高兴。

谢谢各位读者朋友！

目

录

要艺术不要命

——绘画大师吴冠中回忆录选载 (1)

为银幕增色添彩的人——韩尚义 周 飞(76)

“猴王”世家

——记绍剧表演艺术家六龄童、小六龄童

和六小龄童 唐学慧 李敬佑(89)

“关中娃”成了摄影家

——新华社摄影记者范德元 惠金义(101)

飞吧,中国的矫燕!

——记民歌演唱家曹燕珍 徐 鲁(116)

牛背上的孩子

- 青年作曲家万首 郭金荣(132)

他从田园走来

- 记获得国际金奖的画家杨延文 程礼瑛(142)

为了美化人民生活

- 设计艺术家高庄 叶承露(155)

泥土之魂

- 雕塑家、黑陶艺术家仇志海 田 岚(168)

磨穿铁砚艺方高

- 记书法家杨向阳 张天来(175)

海洋里的大船

- 电影表演艺术家于洋 方 正(183)

他成功的秘诀:吃苦

- 京剧表演艺术家张春华 刘连群(199)

“一块圆润、厚实的墨玉”

- 记话剧表演艺术家蔡松龄 阿 庚(216)

要艺术不要命

——绘画大师吴冠中回忆录选载

吴冠中，当代中国杰出的绘画大师，被人们誉为“20 世纪中国的骄傲”。他以一生甘苦浇灌的艺术之花，已在世界文化的花坛中盛开。1991 年 7 月，法国文化部授予他“法国艺术与文学最高勋位”，贺信中说：“此项荣誉授予对文化作出创造性贡献或对法国及世界文艺有光辉贡献者。”1992 年 3 月 15 日，吴冠中画展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揭幕，这是这个举世闻名的博物馆有史以来第一次为亚洲艺术家隆重举办个人画展。1993 年 11 月，巴黎授予吴冠中荣誉市民称号。

有人以为，像吴冠中这样名闻遐迩，一幅作品价值上百万元，他一定是锦衣玉食，享不尽荣华富贵。其实正好相反。自幼生长在贫困农家的吴冠中，一生厌恶奢华，始终保持着一个平民百姓的画家本色。他甘当艺术的苦行僧，为艺术可以舍弃一切。他长年艰苦奔波，坚持野外写生，顶烈日，冒风雨，饿了啃冷馒头，渴了喝几口凉水；有一次从海南写生返

回北京，买不到卧铺票，火车内人又拥挤，为了保护一捆尚未干透的油画，他竟然把自己的座位让出来放画，而自己从广州一直站立到北京，把脚都站肿了，那情景感人至深。在日常生活中，吴冠中总是布衣布鞋，朴素至极。曾有一次，一个记者同伙伴一起慕名来访，在吴冠中寓所附近，他们看见一位布衣老者正站在道边啃老玉米。伙伴说：“这人好像就是吴先生。”记者马上反驳：“哪能！那么大名鼎鼎的画家，哪能这样寒酸！”半小时以后他们叩开吴家的大门，来开门的正是那位“寒酸”的老者！1992年，吴冠中回到故乡，与村里的乡亲们合影留念。从照片上看，若是无人指点，你绝对分辨不出哪位是画家，哪些是农民。

吴冠中始终深深眷恋着江南农村的故乡和故乡的乡亲们。在他的回忆录中，用了许多篇幅，以充满感情的笔触，详细描写了他在农家度过的青少年时代。为了让广大读者了解这位大画家从农家走向世界的历程，下面特选载吴冠中回忆录中有关片断。

水乡青草育童年

故乡已离得那么遥远，并且是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了，童年的情景却永远是那样的清晰，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呢，是昨夜梦中的经历吧，刚刚梦醒！

1919年我诞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闸口乡北渠村，地地道

道的农村，典型的鱼米之乡。河道纵横，水田、桑园、竹林包围着我们的村子，春天，桃红柳绿。我家原有十余亩水田，父亲也种田，兼当乡村小学教员。家里平常吃白米饭，穿布衣裳，生活过得去，比起高楼大屋里的富户人家来我家很寒酸，但较之更多的草棚子里的不得温饱的穷人，又可算小康之家了。很幸运，我7岁就上学了，私立吴氏小学就设在吴家祠堂里，父亲当教员，兼校长。小同学都是赤脚伙伴，流鼻涕的多，长疥疮的也不少，我们玩得很欢，很亲密，常说悄悄话，至今忘不了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永远跳跃在我对故乡和童年的怀念中。鬓色斑白时我回到过家乡，人生易老，父母及叔伯姑舅们大都已逝世。但我在路上常见到一些熟悉的背影，那满脸的皱纹，粗嗓门的音调仍没有变，照样咳嗽，大笑大骂。我于是追上去，正想叫唤，他们却惊讶了，原来并不是我的长辈，而是我小学同窗的那些拖鼻涕的小伙伴们。

土地不老，却改观了。原先，村前村后，前村后村都披覆着一丛丛浓密的竹园，绿荫深处透露出片片白墙，家家都隐伏在画图中。一场“大跃进”，一次“共产风”，竹园不见了，像撕掉了帘幕，一眼便能望见好多统统裸露着的村子，我童年时心目中那曲折、深远和神秘的故乡消失了。竹园不见了，桑园也少了，已在原先的桑园地里盖了不少二层小楼房。孩子们是喜欢桑园的，钻进去采桑椹吃，一面捉蟋蟀。我到今天还喜欢桑园，喜欢春天那密密交错着的枝条的线结构画面，其间新芽点点，组成了丰富而含蓄的色调。但桑园的价

值主要是桑叶，桑叶养蚕，桑叶茂密时便是养蚕的紧张季节，一天要采几回桑叶，孩子们也帮着采叶，帮着喂蚕，家里经常要备有几箩筐桑叶，父亲和母亲夜半还要起来添叶。养蚕期间家里焚香，不让带孝的或有病的不吉利之人来串门，说是蚕有蚕神，须小心翼翼地侍候。蚕大眠了，不再吃叶，胖胖的身躯发白透亮，于是便被安置到草龙上去。草龙是用干稻草绞成的，远看像一条巨大的毛毛虫，近看是稻草干的丛林。眠蚕被散播在丛林中，便各自摇头晃脑绵绵不断地吐丝，春蚕至死丝方尽，个个乐于作茧自缚。蚕宝宝一天天隐没了，雪白的蚕茧像无数鸽蛋散落在草龙里，全家人眉开眼笑地摘茧。如果有一年蚕得了瘟疫，家里便像死了人一样凄凄惶惶。

我的几个姑姑家都是种田和捕鱼的贫穷之家，唯有舅舅家地多房大，可算是乡里的大户人家，大舅还兼开茧行，同无锡的商人合作做收购茧子的生意。每年卖茧子的时候，我便总跟着父亲到舅舅家去，茧行就设在大舅家后院。父亲非常重视秤茧子时价格的等级，划价和把秤的有时是表兄或熟人，在斤两上稍微占点便宜父亲便心满意足了。卖了茧子便给我买枇杷吃，卖枇杷的总紧跟着卖掉了茧子挑着空箩筐的人们转。这种时候，我不大容易见到大舅舅，他正忙着与无锡下乡来的客商们周旋。后来我到无锡师范念初中时，有一次大舅舅到无锡，我去看他，他住在当时最阔气的无锡饭店里，一个人住两间房，还请我吃了一顿“全家福”大

肉面。我是第一次进入这样豪华的饭店。父亲送我到无锡投考及上学时都是借了姑爹家的渔船，同姑爹一同摇船到无锡，带了米在船上做饭，晚上就睡在船里，不花饭钱和旅店钱。仅有一次，父亲同我住了一个最便宜的小客栈，夜半我被臭虫咬醒，遍体都是被咬的大红疙瘩，父亲心疼极了，叫来茶房（客栈服务员），掀开席子让他看满床乱爬的臭虫及我的疙瘩，茶房说没办法，要么加点钱换个较好的房间。父亲动心了，想下决心加钱，但我坚持不换，年纪虽小我却早已深深体会到父亲挣钱的艰难。他平时节省到极点，自己是一分冤枉钱也不肯花的，我反正已被咬了半夜，只剩下后半夜，也不肯再加钱换房了。父亲的节省习惯是由来已久的，也久久地感染了我，影响了我。我小时候生过一场病，母亲求神许愿，许愿到杨茂公桥的庙会上去敬菩萨。病好后，便要去还愿。杨茂公桥离家有几十里路，那里两年一度的庙会十分热闹，远近闻名，能去看看这盛大的节日确是无比的快乐，我欢喜极了。我看各样彩排着的戏文边走边唱，看骑在大马上的童男童女游行，看高跷走路，看虾兵、蚌精、牛头、马面……最后庙里的菩萨也被抬出来，一路接受人们的膜拜。父亲点上香烛，我磕几个头就算还愿了。人山人海，卖吃的挤得密密层层，各式各样的糖果点心、鸡鸭鱼肉都有，我和父亲都饿了，我多馋啊，但不敢，也不忍心叫父亲买。父亲从家里带来粽子，找个偏僻地方父子俩坐下吃凉粽子，吃完粽子，父亲觉得我太委屈了，领我到小摊上吃了碗

热豆腐脑，我叫他也吃，他不吃。卖玩意儿的也不少，彩色的纸风车、布老虎、泥人、竹制的花蛇……显然不可能花钱买玩意儿，但父亲也同情我那恋恋不舍的心思了，回家后他用几片玻璃和彩色纸屑等糊了一个万花筒，这便是我童年唯一的也是最珍贵的玩具了。万花筒里那千变万化的图案花样，是我最早的抽象美的启迪者吧！

我永远记得姑爹家那只小渔船，它永远离不开姑爹，它也像姑爹对我一样地亲切。姑爹性子暴躁，孩子们背后叫他老虎。其实他不发怒时很温和，他多次摇着他的渔船送我到宜兴和无锡投考，上学。他也曾送我母亲到武进县的寨桥镇上去找一位老中医看病，我也搭船跟着去玩，反正不花一文钱，父亲也总是同意的。姑爹家住在太湖边的一个大渔村里，村里几乎家家有船。村子很长，一家紧贴着一家沿小河排开，每家的后门临河，每家的船便系在自家后门口的大柳树上。白天，船都下湖了，风平水静的时候，那垂柳笼罩下的渔村倒影是挺美的画境；傍晚，船都回来了，小河水里挤得看不见水面，家家七手八脚从船里提鱼上岸，忙成一片。姑爹和表兄弟们讲过许多在湖里的有趣事情，但我从未有机会下湖，只在湖边遥望那一片白茫茫的水，觉得神秘，又有点怕。湖里芦苇丛中栖息着一种小鸟，叫黄雀，就像麻雀般大小，渔民们捕来当肉食卖，一如北方的铁雀。姑爹多次送我这种小鸟，母亲炖了给我吃，味道鲜极了。表兄们说，捕黄雀要在深夜，一面张好网，从另一面敲锣赶黄雀撞到网里去，

于是一捉一大堆。我听了真兴奋，也想跟着去捉一回。但又说夜里湖上太冷，怕我会冻病，我说不怕；又说担心我不会熬夜，我也保证不睡，他们同意了，我兴高采烈地将尝试奇异的新生活了，但父亲坚决不同意，还是去不成。终于有一次，我也进到湖上的芦苇丛中去了。我们那里，无论大人和小孩，有钱人家和穷人家，都最怕兵，孩子哭闹不止时，便吓唬他：兵来了！兵真的常常闯进村子来，信息灵通的人一经发现兵来了，立即报警，家家慌乱着关闭门户，男女老少东投西窜，往草垛里藏，向桑园里钻，大胆的年轻人爬上了枝叶茂密的高高的树巅。匆忙中谁家的衣裳还晾在场上；谁家的鸡鸭、山羊未来得及赶回家，也只好听之任之，统统让兵们带走。那时候军阀混战，我经常听说孙传芳和吴佩孚或什么人打仗，兵的队伍经常会经过我们的村子，有什么他们随便拿，非常自由。当吃了败仗的败兵逃到村子时，不成队伍了，他们更无法无天，情况也就更可怕，打破门到家里抄，抓到男人要花边（银元），抓到女人便强奸，姑娘们吓得魂不附体，总尽先尽快逃避，不易被抓到。有一回一位老太婆被抓住，就在光天化日下的荒坟丛中被强奸，老太婆是信佛的，对这样伤天害理的恶事怕作孽，要求大兵让她撑开伞遮遮天眼。有一次情况特别紧张，据说就要在我们村子不远处打仗，满村人心惶惶，有钱人家躲到宜兴城里去，去不了城里的也投奔远亲去。姑爹来家了，叫我们住到他家，情况紧急时可以上小船躲入湖里芦苇丛中去。我和母亲及弟弟决定

跟去，父亲不肯去，他说只要我们走了，他一个人什么也不怕，其实，他是不放心这个家。后来真的打起仗来，我和母亲等挤在姑爹家的小船上驶入湖里的芦苇丛中去，人多船小，姑姑和表姊们分别挤进了他们邻居的船中。听到砰砰的枪声。飞弹在头上空中吱吱地尖叫，心惊胆战，大家把棉被盖在身上，蒙住头，说子弹是硬的，万一落下来，吃硬不吃软。我完全忘记了捕黄雀的事，也没有留心芦苇里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只担心子弹飞来，更担心父亲此刻正躲在什么地方呢，母亲急得不断流泪。小小渔船永远地在我脑海里留下了难忘的形象，亲切的形象，我特别喜爱鲁迅故乡的乌篷船，我的绘画作品中经常出现水乡小船，正渊源于姑爹家的渔船吧！

渔村人家靠捕鱼为生，也靠芦苇。湖里有大片大片的芦苇，长得很高很高，收割后的芦苇积聚成无数金字塔式的芦堆，姑爹家的村子便被埋在纵横交错的芦堆里，成了孩子们捉迷藏的天堂。夏天，我很早起来，选一根最长的芦苇，在顶端弯一个小三角形的框，用线结牢，再到屋檐下或老树丛中去寻蛛网，早上带露水的蛛网有粘性，用以蒙满三角小框，便可粘住栖息在柳梢上高歌的知了。粘知了，也粘蜻蜓。蜻蜓大都停息在篱笆最突出的高枝上，红蜻蜓特别好看，羽翼有时平展，有时前伸抱住脑袋，正如齐白石的图画。割来芦苇并不是为了孩子们粘蜻蜓，主要用来编芦席，织芦帘。芦织的帘子很大，可用以隔开房间，母亲则用它铺在地上，在

上面铺拆被褥，絮棉袍。冬天，很冷，屋里照不到阳光，吃饭都冻得发颤。大门外满是阳光，但有西北风。房子是朝南的，不怕北面的风，于是将芦帘架在竹篙上挡住西面，阳光照射这帘和门墙构成的三角地带，这里便是最舒适的温暖之角了。老祖母整个上午都坐在暖角里晒太阳，母亲也常在里面补衣裳，劈豆瓣。吃饭时，大家端了饭碗来晒着太阳吃，邻家的孩子也端着自家的饭碗来凑热闹，有吃有笑，很快活，引得狗也跟来，猫也钻来，一团和气。老祖母坐着晒太阳还嫌冷，一双小脚总踩在一个铜脚炉上。这铜脚炉很精致，盖子上布满麻子似的窟窿，母亲说这还是她出嫁时的嫁奁，父亲家一向穷，才不会买这种精致的脚炉呢。脚炉里装着烧得半红的砑糠（稻谷的壳）灰，将生蚕豆埋进去，等一会就会熟，像炒豆一样，豆熟时便“乒”地一声爆炸。我埋进了豆，但玩着玩着忘了时辰，老祖母脚下突然乒乒乒乒爆炸起来，吓她一大跳，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只有冬天农闲时才架起芦帘晒太阳，尤其春节后的半个月里，大家可以快快活活高高兴兴地享受太阳的温暖和家庭的温暖。孩子们不止是自己爆蚕豆了，还可吃到煮熟的菱、花生和夹有核桃肉的糕。这都是春节带来的好处，怎么能不盼望春节呢。春节要吃好几样菜，最主要的是吃猪头，我以为猪头肉是最上等的东西了，只有过年（春节）时才能吃到。春节前母亲特别忙，要煮猪头，要做够全家吃半个月的糕团。还要外加几笼粗粉团子，是专门为春节期间发给叫

化子的。平时叫化子要饭，要了半天只给一点点剩饭，有时不给。但春节期间无例外一律要给，而且一到门口就给，所以叫“发”。于是叫化子特别多，络绎不绝，有时是三五成群结队而来，几笼团子还不够发，团子便一年比一年做得小了。有一种叫化子不穿破衣裳，穿整整齐齐的长衫，还戴着礼帽，手提小锣，边唱边敲小锣一步步缓慢地跨进大门来，这便是唱春的。给他一个一般的发叫化子的粗团子他不要；不理，继续唱。我便加倍给他好几个，或给自家吃的大白团子，他不用手接，只用那锣反过来盛了团子，然后倒进背在背后的大口袋里去。这是我最早见过的歌唱家。后来我在巴黎留学时，旅店后窗下的小夹道里也偶有人拉提琴或高唱，期待旅客们撒下法郎去，这时候，我总立即回忆起童年时家门口的唱春人。春节过了初一，便开始到一家家亲戚家去拜年，穿着新衣裳吃年酒。母亲总嫌父亲家穷，说她是被媒人花言巧语骗嫁给父亲的，当年外公看得起父亲读书识字，认为有出息。母亲也一向有点瞧不起穷姑姑们，自己不常去她们家，而总爱带着我往舅舅家串门。舅舅家吃得讲究，过年打麻将，压岁钱也给得多。大舅舅爱骑马，地方上有点名气，因为在家乡只有耕田的水牛，很少见马。表姊带我玩，领我去看舅舅养的大马，我仿佛去看老虎一样新奇，但不敢走近，怕它踢。二舅舅抽大烟，抽了卖田，卖了田再抽，人抽得骨瘦，二舅母常向我母亲哭诉。母亲是二舅的姊姊，劝他，骂他，二舅表面上唯唯诺诺，其实不听，照样抽。我们